



北国人家插艾草

每年端午节的到来，无需去日历上查看。春江水暖鸭先知，端午时令艾先至。在街道上行走，某一日忽然闻到了艾草的清香，抬头看时街道边沿的墙角，坐着，或者站着戴着草帽的农人。他们早早采下艾草，一把一把缚好，载进了城市。就是此时，尧都古城开始浸染着阡陌上的芬芳。散步的，下班的，凡看见的人，都会弯下腰买一束回家，将艾草插在门框上。这一插，就像是除夕贴上红艳艳的对联，端午节随即光临了门庭。

早在在乡下，端午节的光临可不这样直白，无限情趣像是一顶花轿，抬来了端午节这娇贵的丽人。农谚说，四月二十八，麦串柿子花。每年柿子花渐趋开过的季候，麦穗就秀齐了。梢头的花朵落下来，常常就套在麦穗上。透绿的麦子，戴上金黄的项链，好看极了。当然，要是拔一株麦子，捡起地上的柿子花，不时就会穿一长串，垂下去是花鞭，挽成圈是花环，样样惹眼。我却无暇与这惹眼的花色相伴，只是趁隙撩逗一把，主要心思全在艾草上。割艾草才是我的正经事。

艾草是何时发芽的？不知道；艾草是什么时候长高的？不知道。谁也没有留意，留意时已经高挑得堪与我们比个头。蓬蓬勃勃的艾草长满了田边、河岸，只要农人不耕种的地盘，就是她们繁衍子孙的乐园。田里的小麦需要人耕耘、施肥、浇水，艾草不用，没有那么娇贵，应

时而生，迎风即长，赶到端午时节就长成一种风景。我和我那些同龄伙伴，就用镰刀收获这葱茏蓬勃的风景。艾草，没有丝毫的怨言，我伸出去的手轻轻一搂，妩媚的她便偎依在我的怀抱。随着镰刀的割划，她顺从地躺倒，顺从地被缚，顺从地跟随着我回家。然后，又顺从地被挂在屋檐下的门框上。似乎艾草平生的自豪与骄傲，就是为了亮相于门框之上，并且将浑身的芳香放飞开去。

端午为何要在门框上插艾草？多余的艾草就是最好的说明。其实，我割回家的艾草，插在门框上的是少数中的少数，多数冷落在地上。冷落是暂时的，很快我们就会坐在蒲墩上，捡起地上的艾草，一株一株扭结在一起。扭到一米多长为一条，再扭下一条。一条一条扭下去，扭出高高的摞，挪移在房檐下晒不到太阳的地方晾干。这扭成长条的艾草，乡亲们叫做艾绳。晚上点燃，屋里芳香四溢，从鼻孔一直可以香透肺腑。香味不是乡亲们寻求的最爱，最爱的是艾绳点燃，烟缕升起，袅袅飘散，潜藏于屋里的蚊蝇之流被熏得头晕脑胀，匆匆溜走。有的甚至慌不择路，折翼坠亡。这就是艾绳的作用，也是乡亲们追求的功效。

艾草是在驱赶害虫，是在规避邪气，是在呵护身体不受伤害。端午节插艾草，不是多此一举，而是有益健康的良好风俗。

端午里的中国心

乔忠延

(上)

插艾草，挂菖蒲，包粽子，赛龙舟，一幅幅动态风俗画在岁月演进中，逐渐增多，逐渐繁丰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端午节。

中国节日多，从春节，到清明，到端午，再到中秋，让一年四季充满了快乐，充满了情趣。节日，是一个长句的标点，是一篇长文的段落，是繁

重农耕的喘息，是紧张工作的闲逸。没错，就是这柳暗花明的节日，让山重水复的日子，不再枯燥，不再乏味，用生趣焕发着躬耕时光的活力。

是的，尤其是端午节，将健身与修心完美结合，在插艾草、挂菖蒲、包粽子、赛龙舟的活动中，不知不觉灿亮着炎黄子孙的中国心。

艾草是个标识码

小时候不明白插艾草的意义，只知道与艾草打交道是件好事。去田间割艾草，弯下腰去，鼻孔香；握在手里，手香；背在身上，身香；走在路上，路香；回到家里，家香。端午这日，家家一插艾草，全村庄都是香的。知其然，不知其所以然，是孩提时代共同的幼稚。长大了，回眸历史，咀嚼风俗，渐渐明白了端午插艾草，是先祖多年探索出来的生存之道，是长期生活的智慧结晶。

敬天法祖，是国人的优秀文化传统。这传统代代相传，形成风俗，并将其凝定为四个节日：春节、清明、端午、中秋。这四个节日体现的都是敬畏天地，敬畏自然，顺时而生，与天地间的自然万物融合为一个命运共同体。这等于说，每次过节绝不是单纯的物质狂欢，而是生存法则的再次传播。

那为何这艾草迟不插，早不插，到了端午时节必须插？这便是时令温度对人的警示。警示？对，是警示，而不是提示。提示众生的是惊蛰。惊蛰，惊蛰，就是惊醒了蛰伏一个冬天的虫豸。气温转暖，长长的冬眠结束了，虫豸就要钻出土壤，返回地上与人共处。这些虫豸有益虫，也有害虫，防治害虫损伤身体就成为不可忽视的事体。不过，惊蛰时令气温忽高忽低，爬出泥土的虫豸只能艰难生存，还没有恣意妄为的余力。端午一到，这小厮便换作另一个模样。老辈人流传下来的穿衣训是：“吃了端午粽，才把棉衣送。”端午节前，脱掉的棉衣不能压入箱底，让其沉睡。要放在手边，温度降低，随时方便披在身上。端午节来临，升高的气温不会再大起大落，即使下降也是变

凉，不会寒冷。因而，端午节也是盛夏的开端。盛夏的开端，就是虫豸活跃的起点，被众生称之为“五毒”的蝎子、蜈蚣、毒蛇、壁虎和蟾蜍，都会肆无忌惮地窜行游走，一旦与人遭遇，为苟全性命，它们会用各自的伎俩发动攻击。遭受攻击的人，轻则受伤，重则死亡。为此，从端午时节开始，人们起居劳作必须增添防范意识，防范虫豸偷袭，确保身体不受伤害。

防范虫害只是端午警示世人的一个方面，气温炎热，细菌繁殖加快，防疫灭病时刻不能掉以轻心，这是端午警示世人的另一个层面。端午的“端”字，是首先、开端的意思；“午”字，本来是五。每月有初五、十五、二十五，三个五。五月初五，是五月的第一个五，便叫做端午。后来出生于八月初五的李隆基当了皇帝，为避讳五才不得不改作午。端午变成了端午。无论如何变化，端午都在农历五月，而五月是一年当中白昼最长，日照最烈的时段。其中包含了小满与夏至两个节气，夏至是盛夏的代名词。此时，黄河流域干旱少雨，少雨则害虫倍加活跃，干旱则百虫繁衍加快。长江流域虽然已进入梅雨季节，可雨多没有浇低温度，反而溽热又潮湿。此时，食物最易霉变，细菌最易泛滥。百虫恣肆，危害人身；细菌泛滥，同样危害人身。所以，五月被人们视为“恶月”。抵御虫害，杜绝疫病，安全度过“恶月”，就成为炎黄子孙的重要命题。从汉朝起始，每年端午都要举行祭祀活动。祭祀是在敬天，祈祷神灵扼制百虫，庇佑苍生。更重要的是法祖，插艾草、熏蚊

蝇，使之望而生畏，不敢钻进家门。这防疫灭病的习惯，就是从先祖那里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。

阅读《黄帝内经》可以看到这样的句子：“大毒治病，十去其六；常毒治病，十去其七；小毒治病，十去其八；无毒治病，十去其九。”这是在告诫人们不要等身染病毒再去治疗，那样即使治愈，体内也会遗存病毒。人体若不能正常运转，准是生病了。要想不生病，就要无毒早预防，防患于未然。《黄帝内经》又写道：“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，不治已乱治未乱。”端午节插艾草就是早预防，不发病，保健康的自觉行动。而且，不是一个人、一个村的行动；不是几个人、几个村的行动，几乎是全民族整体划一的行动。节庆民俗里大化着先祖的生活经验，端午也是如此。

如此看来，《黄帝内经》就是最好的标识码。我们祖国是这个星球上五千年文明唯一没有断代的国家，先祖留给我们许多珍贵财富，防疫健身便是其中之一。《黄帝内经》虽然不是黄帝时期所著，是后人以先祖的名义逐渐添加上去的，但是成书也很早了。若要再往前追溯，神农氏炎帝尝百草，应该是抵抗疾患的最早开端。他不仅辨识出可以种植食用的谷物，还辨识出可以健身治病的植物。这健身治病的植物，在乡下叫做草药，在城里多叫中药。中药治病的妙理在于，并非头疼医头，脚疼医脚，而是综合调理，平衡阴阳，提升自身免疫力，达到祛病无恙的效果。屠呦呦正是光大了这种传统中医，才引领中华医学走在世界的前列。

纪实

6月19日，山西公学图书室在创刊不到两月的《山西日报》上刊登了一则鸣谢启事，向李翰卿郑重致敬。同年下半年，太原成立中医研究会，李翰卿作为山西四大名医（李翰卿、韩玉辉、白清佐、萧通吾）之首，德、才、名、望兼备，毫无悬念地被推举为会长。

1954年，李翰卿受命筹备山西省中国医学研究所，省政府还专为他配备了一辆黄包车。在当时，这就是“高级轿车”，有相当级别的官员才可以坐的。李翰卿是专家，已年过花甲，组织爱惜人才，便破格给了他如此待遇。

1956年，山西省中国医学研究所正式成立。山西省中研所为全国最早成立的四家省级中医研究机构之一，李翰卿出

任第一任所长，其时，他64岁。同年8月，李翰卿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建所之初，日常管理业务皆由副所长兼附属医院院长李渠负责，李翰卿作为研究所的第一块“金字招牌”，主要精力投注到临床和科研上。李翰卿继承不泥古，发扬不离宗，治病尤尊仲景，可謂仲景跨越千年的知己。张仲景人称医圣，与神医华佗齐名，但在汉末三国并未受到史家重视，陈寿《三国志·方技传》、范晔《后汉书》对华佗毫不吝啬笔墨，对张仲景却只字不提，颇耐人寻味——《方技传》以善技者为传主，华佗故事本就极富传奇色彩，倒也好理解，《后汉书》莫非也将古人最看重之“道”置于脑后吗？总之，这是个谜，但谜在其人，

山西教育出版社

90

赵树义
著

《经络山河》节选

而非其书。太医令王叔和（201—280）从残章断简中整理出《伤寒杂病论》伤寒部分，原作便被拆解为《伤寒论》和《金匮要略》两部，不经意间，传世之四大医学经典张仲景实占其二，这也算对张仲景的一种额外补偿吧。当然，这仅是我的猜测，经典一分为二实不得已而为之。

■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90

毕星星
著

《河槽人家》节选

围起来的村人没一个敢上前劝架。涑水河边的麦地，这一架打得翻来滚去，众人踩踏，麦子倒伏了一大片。兵孩带兵兄弟这样玩命，在村里当然没人敢惹。在地里，他们看上谁的菜，拔几棵就拿回去吃。西瓜熟了，在瓜地，他们摘一个，砸开了吃，看瓜的不说。谁家的鸡

在巷里寻食，带兵见了，咕咕咕吆喝到自家，杀了煮了，主人找不见，也就算了。在一起做活，用起来趁手的小铲子什么的，带兵随手就顺走。你去讨要，那得客客气气。带兵啊，我今儿个干活回家忘了一把小铲子，你见了没有？带兵倒也不昧，啊哈我拾了一个，是你的啊！拿走！以后再不敢丢了啊！主人客客气气道谢拿走，出门变脸就骂，丢个球，你不拿它能丢了？

大家背后骂娘，只要带兵听不到。你要敢和他骂架，他抡起大粪勺子，照着你的大门泼上一勺子臭屎。嘻，招惹他干嘛。

村干部也不敢说他。那时集体劳动，他想去了就去，他不想去了就歇着，队长从来不敢叫

他。出差修河，北山炼铁，更是压根儿没有人想到派给他。你若惩罚，他叫喊要死到你屋里去。他不干活，分粮很少。没有吃的了，就到公社去闹。你和他说理，他大喊一声：八路军不兴饿死人！谁敢让他饿死？于是他不干活有理，你饿死他没理。你只好给他粮食，让他回去继续不干活。

有一年公社来了个下乡干部，不知情，想惩罚一下带兵，吓唬说，你再胡来，我把你关到病房里去！带兵瞪起眼，有本事你当真关了，我现在就跟你走！干部到他家一看，泥房子漏风，锅灶几天不洗，吃饭桌子都是几块土坯搭的，满屋里没有个像样的家伙，粮食吃一天算一天。

随笔

